

## 老舍為甚麼及怎樣寫《小坡的生日》

◎ 何立慧

一體化指的是人類社會在文化，思想，生活習慣等各方面的同化。早在人類走出自己的圈子，發現新世界和與自己不同的民族或種族的時候，人類就在不知不覺中踏上了走向世界一體化的道路。這一體化的道路無疑是一條漫長而充滿坎坷的道路。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所反映的東、西方文明的衝突，以及通訊技術的迅猛發展所帶來的地理與文化差距的縮小，或許都是這個一體化過程的必然產物。可以說目前人類正處於不同文化相互碰撞、彼此影響的過渡性階段。同時在當今世界的一些大都市和多元種族或多元文化社會中我們已可以看到未來一體化世界的略影。

在樣一個背景之下文學批評面臨著一些甚麼樣的問題或挑戰，無疑是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在這一方面已有不少權威性論著和論說問世。文化研究所包含的所謂『後學』（即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賽義德（Edward W. Said）的東方主義以及讀者反應批評都是其中最為顯著的例子。隨著世界一體化進程的推進，有愈來愈多的人有可能接觸源於不同文化或不同國家的文學作品。本論文探討的正是屬於某種文化背景的人批評異國（或不同文化的）文學作品時可能存在的問題。論文將重點討論對他國文學作品進行批評時可能出現的錯配擬想讀者或誤解寫作目標等問題。為此，本論文將以著名作家老舍（1899–1966）憑其南洋經驗<sup>1</sup>寫下的中篇小說《小坡的生日》為個案。

《小坡的生日》：

老舍於1924年赴倫敦任教。1929年執教合同期滿之後他離開倫敦先到歐洲大陸玩了三個月。後因經濟原因無法留在歐洲亦無法直返祖國，便從法國馬賽港乘船，大約於1929年10月來到南洋新加坡。據老舍自己所言，去新加坡的首要原因是錢只夠到新加坡；其次乃是他「久想看看南洋。」至於他為何想看看南洋，我們需要略微談一下老舍在倫敦期間接觸英國作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9–1924）的作品的經驗。

在英國期間，為了學好英文，老舍「拼命地念小說，拿它作學習英文的課本。」<sup>2</sup>讀了一些小說之後老舍自己也開始動筆寫作。他早期的創作便是記錄自己離開家鄉之後的生活經驗。他的小說《老張的哲學》就是這樣寫成的。就寫作風格及文字技巧而言，老舍對《老張的哲學》十分不滿。這是因為他在把自己的作品與英國作家的作品比較。對老舍最具誘惑力的是康拉德的作品。雖然他早期還讀過一些如狄更斯，尼柯爾貝，匹克外克等人的作品，但「康拉德對老舍最有魔力。」<sup>3</sup>老舍作為一個五四作家本來就決定不取中國小說的形式而向外國作家學一些招數。那麼康拉德的小說技巧和敘述結構就成了老舍效法的對象了。可見康拉德的倒敘手法在老舍的作品《二馬》中得到了反映。康拉德的作品給老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同時老舍對康拉德的作品所體現的歐洲自我中心主義或白人優越感感到不滿。在康拉德以東

南亞為背景的熱帶叢林小說中「白人都是主角，東方人是配角，白人征服不了南洋的原始叢林，結果不是被原始環境鎖住不得不墜落，就是被原始的風俗所吞噬。」<sup>4</sup>老舍來南洋的另一個目的正是顛覆康拉德在其作品中所反映的沙文主義思想模式，寫一部以南洋為題材而東方人為主角的小說。老舍在〈我怎麼樣寫《小坡的生日》〉一文中說：

我要寫的恰與此相反，事實在那兒擺著呢：南洋的開發設若沒有中國人行麼？中國人能忍受最大的苦處，中國人能抵抗一切疾痛：毒蟒猛虎所盤踞的荒林被中國人鏟平，不毛之地被中國人種滿了菜蔬。<sup>5</sup>

到了南洋以後老舍就想寫一部他原來計畫寫的、關於華人開闢南洋的小說。他認為「南洋之所以為南洋，顯然的大部分是中國人的成績」。<sup>6</sup>

如果從表面上這話，它便難免顯得有些誇張，反過來，以同情的眼光去分析老舍的心理的話，我們就可以將之理解為對付西方帝國主義及其優越感的反擊性反應。通過中國人以不怕苦、不怕難的精神開闢南洋一事，老舍說出了西方人不及東方人的地方。面對蠻不講理的帝國主義侵略者，被侵略者心裏起這麼一點自尊感或許是自然的。

但是要反映南洋華僑奮鬥的歷史，需要深入群眾去探索、去觀察他們的生活。老舍自己說<sup>7</sup>：

第一，得在城市中研究經濟的情形。第二，到內地觀察老華僑的生活，並探聽他們的歷史。第三，得學會廣東話，福建話，與馬來話。哎呀，這至少須花費幾年的工夫呀！我恰巧花費不起這麼多工夫。我找不到相當的事做。只能在中學裏教書……

時間與金錢都不允許老舍詳談南洋華人的光榮業績。於是他便「打了個大大的折扣」，寫下了《小坡的生日》。這部中篇小說的主要角色都是小孩子，但《小坡的生日》並非童話。作家採取這種簡單的敘述模式來涉及一些較複雜的問題。同時老舍在這部作品中似乎徘徊於小孩的幻想世界與成年人的現實世界之間。老舍自己認為，《小坡的生日》是：「幻想與寫實夾雜在一起，而成四不象了。」<sup>8</sup>

《小坡的生日》文筆簡潔格調活潑，富有想象與幻想的成分。同時作家運用象徵與比喻的手法來說出了自己對許多問題的看法。老舍在作品中所反映的時代精神以及對新加坡、乃至整個世界未來走向的預言是難能可貴的。他在作品顯展示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精神還被認為是後殖民思想的表現。

然而老舍寫《小坡的生日》主要是為了顛覆英國作家康拉德在其熱帶叢林小說中流露的白人優越感和歐洲自我中心主義。為此老舍決定寫一部更加宏觀的、代表整個東方的作品。他要以東方人為主角的敘述結構去談論東方人的偉大成就。然而只要我們用批評的眼光去剖析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即可注意到，老舍並沒有做到代表所有的東方人。

《小坡的生日》並非老舍原來計畫寫作的小說，他不過是寫童話的同時稍微涉及了一下「不屬於兒童世界的內容」<sup>9</sup>。儘管如此，我們也能領悟到，老舍只不過是用華人取代了白人，其它如馬來人，印度人等仍然只是配角。阿拉伯人就更不用提了，似乎「只在那兒作點綴，以便增多一些顏色。」<sup>10</sup>《小坡的生日》雖然也談了一下非華人以及他們的生活，但其大部分篇幅還是用在描寫華人和他們的事。

在〈還想著他〉一文中老舍說<sup>11</sup>：

本來我想寫部以南洋為背景的小說。我要表揚中國人開發南洋的功績：樹是我們栽的，田是我們墾的，房是我們蓋的，路是我們修的，礦是我們開的。都是我們作的。毒蛇猛獸，荒林惡瘴，我們都不怕。我們赤手空拳打出一座南洋來。我要寫這個。我們偉大。是的，現在西洋人立在我們頭上。可是，視野還仗著我們。我們在西人之下，其它民族之上。假如南洋是個糖燒餅，我們是那個糖餡。我們可上可下。自要努力使勁，我們只有往上，不會退下。沒有了我們，便沒有了南洋；這是事實，自自然然的事實。馬來人甚麼也不幹只會懶。印度人也幹不過我們。西洋人住上三四年就得回家休息，不然便支持不住。幹活是我們，作買賣是我們，行醫當律師也是我們。住十年，百年，一千年，都可以，甚麼樣的天氣我們也受得住，甚麼樣的苦我們也能吃，甚麼樣的工作我們有能力去幹。說手有手，說腦子有腦子。我要寫這麼一本小說。這不是英雄崇拜，而是民族崇拜。

難道馬來半島最早不是馬來人開闢的嗎？印度洋的毛里求斯和太平洋的斐濟不是印度人開闢的嗎？國有國情，民族有民族的特色。拿某一個民族的特長作評價另一個民族的標準是極為錯誤的。西方人最初遇到東方人時因生活習慣與思維方式的不同誤以為東方人不文明，甚至自以為然地說『文化』東方人是白人的負擔。這種愚昧或誤解是否同老舍對馬來人的評判相似呢？

老舍自己在〈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中描寫南洋的氣候說<sup>12</sup>：

這個地方的情調是熱與軟，它使人從心中覺到不應當作甚麼。我呢，一氣寫出一千字已極不容易，得把外間的一切都忘了才能把筆放在紙上。這需要極大的注意與努力，結果，寫一千來字已是筋疲力盡，好似打過一次交手仗。朋友們稍微點點頭，我就放下筆，隨他們去到林邊的一間門面的茶館去喝咖啡了。

可見氣候與水土之異對人的影響。那麼馬來人「只會懶」是否能歸之於水土關係呢？假若可以的話，能不能下結論說老舍對非我種族一樣有偏見或至少無寬容精神呢？當然不能。這是因為這裏有一個擬想讀者（target audience）和寫作目標的問題。

老舍作為一個中國人去寫中國人的偉大是為了鼓舞他們，喚起他們的民族自尊感，使他們能夠充滿自信地去跟帝國主義拚命。王潤華教授在〈中國最早的後殖民文學理論與文本：老舍對康拉德熱帶叢林小說得批評及其創作〉中引用*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中的話，這樣解釋老舍的意圖<sup>13</sup>：

在殖民社會裏，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抵抗帝國控制的最重要的基礎之一，它能使後殖民社會或人去創造自我的意象，從而把自己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救出來。

顯然老舍的這些話是寫給中國人看的。在解讀任何一部作品時我們都需要認清其作者的寫作目標和擬想讀者，否則很容易將某一個民族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誤解為沙文主義或自我中心主義。那麼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能不能將康拉德的寫作模式理解為：走出自己「世界」的人用他習慣用的目光去發現一個新的「世界」及與自己不同的人呢？

康拉德運用那種白人探險（adventurous）的敘述模式一則是為了描寫他自己的經驗二則是為了符合歐洲（主要是英國）讀者的閱讀興趣。設若康拉德在當時的背景寫了一部以東方人為主角的作品，那麼歐洲讀者就很難與作品產生認同感。老舍在《小坡的生日》中重點寫

華人顯然也正是這個原因。

批評異國作品的人有可能學會那國的語言，或從譯本接觸其作品，但兩種情況下他都很難加入該國的文化語境（cultural discourse）。因此對作品的批評往往帶有對自己所屬文化（甚至霸權文化）的默認而對異國文化的誤解或曲解。但是這種批評也不是沒有價值的，從讀者反應論的觀點看，作品的所謂「正確」意義或「唯一」正確意義是不存在的。讀者憑其獨特的文化經驗，民族感情思想所創造出來的意義是一樣有價值並可以幫我們了解作品擁有的多層面意義。

這就使我們重新思考讀者可以採用的不同閱讀態度或閱讀策略。這可分為兩種：批判性閱讀策略以及同情性閱讀策略。下面簡單分析一下這兩種閱讀策略。

### （一）批判性閱讀策略

採用這種閱讀策略的讀者可以被稱作是批評者（critic）。他對批評對象的作者持有類似巴特（Roland Barthes）在其題為〈作家之死亡〉的文章中所談到的「作者已死亡」一態度。這種讀者無必為作者的敘述模式或預定效果所局限。在這種情況下讀者對作品的批評主要依靠他（讀者/批評者）的批評方法和批評視角。批判性閱讀態度的特點是批評往往異於作者本人在寫作過程中所預料到的讀者反應。且讀者很可能在作品中找出一些連作者自己都未曾覺察到的而決定其寫作傾向乃至寫作內容的因素。

### （二）同情性閱讀策略

採用這種閱讀態度的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起到的作用是相對被動的。雖然讀者仍是重構作者用文字來固定的話語（discourse），並有可能讀出與作者原意相異的內容，讀者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作者的意圖。換句話說，這種讀者一般不會去尋找作品的言外之意或內在結構。其目的是理解作品的內容。某國讀者閱讀異國作者的作品時若持這種態度則有助於避免對作品產生誤解或曲解。

具體地說，老舍從康拉德的作品中讀出康拉德對自己（歐洲白人）霸權文化的頌揚以及對東方人（或非歐洲人）的鄙視是一種批判性的解讀方法。

老舍之所以能夠如此敏感地揭露康拉德作品中的這些弊病是因為他學會了康拉德用來寫作的語言（英語）但依然保持著自己（中華）的民族文化認同。老舍固然學會了英語，但他很難加入英國的文化語境（cultural discourse）。考慮到當時英國所奉行的帝國主義路線，老舍（作為東方人）更不能對康拉德作品中的有關白人與東方人的思想內容產生認同感。

同時老舍自己的作品也流露出一定的霸權性質。用同情的眼光看，他的這些議論有其時代背景與特定功能，且非針對非華人。他的擬想讀者<sup>14</sup>並不是馬來人或印度人。相反，用批評的眼光看，讀者很容易下結論認為老舍的思想一樣帶有自我中心主義的成分。

這又使我們想到老舍用來寫作的語言（華文）在世界上的普及程度以及它對作品內容的影響。假若使用華語的人主要是華人或華裔人，他們（讀者）很可能對老舍對華人的歌頌表示贊同。相反假如老舍的擬想讀者還包括非華人、尤其是馬來人或印度人，那麼老舍在歌頌南洋華人的同時很可能會較敏感於引起其它民族之不滿的可能性。再假設老舍的《小坡的生日》是用英文寫的，它的內容有可能與只供華人閱讀的中文版有所不同。這是因為作者需要對寫作內容加以『適當』的調整以符合讀者的閱讀習慣與閱讀興趣。如前所提及，康拉德的

文學作品是寫給英國或以英語為母語的人讀的。康拉德在寫作《黑暗的心》時很可能沒有想到將來會有屬於英語語境以外的人來讀他的作品並對它進行批評。

在當今世界上可以說英語已基本上走出了歐洲與北美，成為全世界愈來愈多的人學習並使用的國際語言。這就使用英語寫作的作者面對相對龐大而多元化的讀者。因此在寫作的時候，作者必須加以謹慎，儘量避開引起某種讀者的不滿的話題（專門談論有爭議的話題或辯論性的文章是例外）。可見語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並決定寫作的內容。若不清醒於此則讀者很容易對作品產生誤解。比如老舍的異國或異族讀者很容易將他有關馬來人或印度人的看法看成是華人優越感或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sm）。

自然對某一部作品流露出來的偏見或霸權思想的批評也有極重要的意義。這種批評使作者及其寫作語言能夠更好地與世接軌，成為一體化世界的國際<sup>15</sup>語言和國際作者。

總結上述分析，對文學作品採用批判性或同情性的閱讀策略，各有其獨特的價值和意義。同時這兩種閱讀策略是互相補充的，缺一乃使批評成為片面的批評。

## 小結

梅利克斯(Steven Mailloux)在其題為"Interpretation"（〈闡釋〉）的文章中說<sup>16</sup>：

我們總是在特定的時刻及具體的地點對者著某些觀眾而進行爭論。我們的信仰和立場不會因其歷史性而失去其真實性，我們的闡釋亦為如此。若沒有任何基礎性理論可以解決我們有關詩歌或條約的分歧的話，我們必須爭論下去。事實上我們永遠只能這樣作。

閱讀異國或不同文化的文學作品時，我們需要將上述兩種閱讀策略結合應用，以探索作品多層面的意思。同時應避免對作品有消極或片面的理解。這兩種閱讀態度之間的辯證關係也許能幫助我們更好的賞析作品的閱讀價值和實際意義。

### 註釋

- 1 指1929年10月到1930年2月老舍於新加坡的生活經驗。
- 2 王潤華：《老舍小說新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48。
- 3 同上，頁53。
- 4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頁20-21。
- 5 老舍：《老舍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第15卷，頁178。
- 6 同上，第15卷，頁179。
- 7 同上。
- 8 同上，頁180。
- 9 同上，頁180。
- 10 同上，頁178（這句話原來是老舍用來形容東方人在康拉德的作品中的角色）。
- 11 同上，第14卷，頁30。
- 12 同上，第15卷，頁180。

- 13 參考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頁30。
- 14 無論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擬想讀者。
- 15 在此「國際」指的是創作眾人可接收的作品的作者。
- 16 Steven Mailloux, "Interpretation" in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 Critical*, eds.,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hl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121-134.

---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六期 2003年7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六期（2003年7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